



MOHAMED S.
MOHAMED

《渴》是坦桑尼亚目前较有代表性的爱情小说之一。1970年由东非文学局出版，受到东非读者的好评，是一本多次再版的畅销书，该书曾获坦桑尼亚国家文学一等奖。

〔坦〕穆罕默德·
塞·穆罕默德著
鲁 川 么建国译

渴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渴 · 渴 · 渴 · 渴 · 渴 · 渴 · 渴 · 渴

〔坦桑尼亚〕穆罕默德·塞·穆罕默德著

鲁川 么建国译

Jux.45.

M972

RAY 74/2



10010508

本书根据东非出版社
一九七五年斯瓦希里文版本译出

渴

〔坦〕穆罕默德·塞·穆罕默德 著

鲁川 么建国 译

责任编辑：康曼敏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地区印刷厂印刷

198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99,000 印张：5.375 印数：1—47,0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1585 定价：0.48 元

内 容 提 要

年愈花甲、家财万贯的富翁莫伊利爱上了美丽天真的少女芭哈蒂。为了得到姑娘的爱情，莫伊利不惜花尽自己的全部财产。然而芭哈蒂不爱莫伊利，她爱上了汽车司机伊迪。伊迪奸诈阴险，并不真心爱芭哈蒂，他爱的是金钱。伊迪利用少女对他的爱，将芭哈蒂作为诱饵，从莫伊利那里骗取了大量的钱财。

莫伊利花了大量的金钱，没得到少女的爱，最后悲愤交集而死。芭哈蒂也没有从伊迪那里得到理想的爱情，最终被伊迪抛弃了。

小说主题鲜明，语言优美流畅，是坦桑尼亚一部思想性、艺术性较高的作品。

(一)

莫伊利先生闷闷不乐地坐在他那富丽堂皇的房间里，脚下踏着一价值昂贵的足以使许多穷人致富的地毯。

莫伊利非常喜欢在这个房间里休息，房间的窗户朝着一个栽满鲜花的小花园。这里空气清新，景色宜人，园里的花儿，一年四季争芳斗艳，竞相开放，屋子里常常弥漫着一股馥郁、诱人的芳香。

人们说，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莫伊利那么富有，这话一点也不夸张。他的财富，足以满足他这个六十二岁老人的任何需求。但遗憾的是，有一样东西，他有生以来从未得到，因为它用金钱所不能买到的——这就是爱，一个女人真挚和纯洁的爱。俗话说：爱情是生活的调味品，人

生没有爱情，生活便会变得枯燥无味，犹如菜里没有盐一样。这话对极了，莫伊利觉得自己的大半生过得简直趣味索然，毫无意义，而他的财富也象美味的米糕里掺了沙子，显得美中不足。

这天黄昏，莫伊利百无聊赖地躺在躺椅上，眼睛茫然地盯着天花板，消磨着时间。其实，他的要求并不高，如果他需要的东西就在手中，他会一口气把它吞下去以解饥渴；如果他渴望的东西能用金钱买到，他会毫不犹豫地掏尽身上的每一个铜板。但是，一种隐隐的、不能得到的忧虑使他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爱情，是不能用金钱买到的，它要出自一个人的自愿，它是一个人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，是一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与尊严。所以，他只能耐心地祈求与等待。

门突然开了，他的司机伊迪莽撞地闯了进来。莫伊利吃了一惊，他把黯然失色的目光从天花板上移下来，直盯着伊迪问：“怎么耽搁这么久？”

伊迪似乎在显示他的卖力，用手擦了一下头上的汗水，遗憾地摇摇头说：“铁将军把门，白跑了一趟！”

“又白跑一趟！”伊迪的话深深地刺伤了莫伊利的心，他在躺椅上缩成一团。生活真会捉弄人啊！无止境地等待——六个月过去了——这毫无希望的等待不仅损伤了他的尊严，而且浇灭了他心中刚刚燃起的爱情的欲火。他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，他不知道运气何时才能来临。他低下头陷入深深的沉思中……忽然，他想起了故去的妈妈曾说过

的一句话：到手的东西决不能轻易地放走……

妈妈的话似乎给了他希望，尽管希望是渺茫的，但他决心为这渺茫的希望而奋斗到底。

莫伊利精神为之一振，他突然从藤椅上站起来，拿起拐杖，向伊迪说道：“走，你送我去！”

伊迪困惑地看着莫伊利。

“怎么？难道你不相信我的话？”伊迪试图劝阻他，连忙说道，“莫伊利先生，你去找不是自找苦吃吗？她住得很远，有一段路很难走，连汽车也无法开进去，何况又不一定在家，是不是？……”

这话莫伊利根本不屑一顾，当伊迪正在摆种种理由的时候，他已经快步走出了房间。他看到伊迪还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，脸上流露出一不耐烦的神色，他回过头又一次大声地对伊迪说：“走，你送我去！”

伊迪感到：除了送这位傲慢而又固执的富翁去之外，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，他极不情愿地把汽车从车库开到门前，送他起程了。

正如伊迪所说的那样，路程是遥远的。黑色的“奔驰”车越过鳞次栉比的高大楼房，把闹市区远远地抛在车后，来到了贫民窟窄小的道路上。伊迪聚精会神地开着车，莫伊利却睁大双眼，四处张望着。他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盘算着什么时候才能到达，一边祈祷着他的运气。两个人都默默无语。

汽车终于在一条岔路口上停了下来，莫伊利以为到了，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当伊迪告诉他，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

要走着去时，他满不在乎地说：“没关系，咱们走吧！”

伊迪在前面带着路，莫伊利蹒跚地跟在后面。道路确实很难走，肮脏的小路上坑洼不平，而且时有时无，忽高忽低，到处都是石子。莫伊利并不理会这些，他的心中正做着美梦，这美梦给了他希望，也给了他力量，使他能够依靠手杖艰难地走着。

走了一段路以后，莫伊利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了，他不得不请求伊迪放慢一点速度。伊迪听后郁郁不快地说：“莫伊利先生，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呢，如果再走得慢一点，天就要黑了。”

莫伊利从上衣兜掏出怀表看看说：“刚五点钟，没关系，慢慢走吧。”

“没关系？”伊迪反唇相讥道，“你能在黑夜里走这样的路吗？”

“走吧！”

他们继续走着。夜色渐渐地笼罩了大地，天空先是淡灰，随后便完全黑了下来。路上的石子看不清了，路也显得越来越难走，莫伊利从来没在黑夜里走过路，而且又是这么糟糕的路。鞋子磨破了，钻进鞋里的砂子硌得脚生疼，他依靠着手杖，一瘸一拐，疲惫地移动着双腿。伊迪假装不晓，头也不回，睬也不睬地一个人闷着头走着，连一句安慰他、鼓励他或者说句快要到了的话也没有。莫伊利一步一挨，艰难地跟在他的后面走着，每走一步，对他来说，都是痛苦万分的。

走着，走着，伊迪忽然发现，原来跟在身后的，气喘吁吁的莫伊利已经不见了，他赶紧往回寻找，看见莫伊利正趴在地上哼哼着。

“我叫你，你怎么没听见？”莫伊利用责备的口吻问。

“怎么？你叫过我，我怎么没听见。真的，我真没听见你叫我——不过，莫伊利先生，我告诉过你……”

伊迪把莫伊利从地上搀扶起来，想扶他继续往前走，但莫伊利的脚疼痛得几乎迈不开步了。年轻力壮的伊迪无可奈何地把他抱回到汽车里。

※

※

※

人们常说：爱情是年轻人的事。但是，莫伊利却不这样看。就在六个月以前，他还一直认为，爱情——只不过是是个美妙的名词，而在人类现实的生活中，它是虚无缥缈、不复存在的；即使它真的存在，也是害怕他，不愿接近他的。因此，在过去六十二年里，他一直控制着自己的情感，让它们在自由的王国里奔驰，而没有丝毫的外溢。

可是今天，他却一反常态，只要一听到谁再说爱情是年轻人的事，他不仅会声嘶力竭地加以反对，而且简直要

为得不到的姗姗来迟的爱情悲痛欲绝。现在，他才真正体会到，爱情是确实实存在的，它不光是一个美妙的名词，而且自有一种无法比拟的强大的力量。它是眼泪、是牺牲、是孤独、是异性的吸引、是情感的交流、是软弱和痛苦、是希望和失望……在这六个月中，他尝够了爱情的苦果，却从未尝到一点点爱情中甜蜜的滋味。

莫伊利渐渐地适应了这种挫折。第二天，当伊迪告诉他房门还锁着时，他没有再坚持要亲自去看看，只是贪婪地咽下一口口水说：“那么，我们到乌凯莱去散散心吧。”

伊迪是莫伊利多年的老司机了。莫伊利心里明白，现在，决不能再仅仅把他看做是个一般的司机了。如果没有伊迪，他就得不到他心中日夜思念的人——芭哈蒂。所以，当他和伊迪单独在一起时，就象对一个亲密的朋友一样，和他无话不谈。在开往乌凯莱的途中，他们又推心置腹、坦率地谈了起来。

“人们说，爱情是不会碰到一块的，为什么你和芭哈蒂的爱情碰到一起了呢？”伊迪半开玩笑半挑逗地说。

“别开玩笑，伊迪。”莫伊利止住他说，“你想想，一个漂亮的女孩子会爱上我这样一个老头吗？”

“我想，会爱上的。”伊迪说，“你知道女人最喜欢什么吗？……女人是不能独立自主的人，她们总要找靠山。你是人人皆知的富翁，老，怕什么？这满头的白发不能说是你的缺陷，而应该看作是你智慧的象征，这都是值得她们羡慕的，难道你觉得不是这样吗？”

“而且，莫伊利先生！”伊迪继续说，“那个女孩子家很穷，要是你看见她住的地方，你一定会大吃一惊的。但是，女人在财富上虽然是贫穷的，但在精神上，她们却是高傲的。高傲是女人的天性，最终是会消失的，尤其是当她们知道有人在爱她的时候。”

莫伊利正准备反驳他，伊迪的话却象开了闸的洪水一样滔滔不绝：“莫伊利先生，我实话告诉你：芭哈蒂的动人之处是年轻美貌，但她很穷；你的不足之处是年老气衰，但你很富有。世界上有什么东西金钱买不到呢？在我们这个社会里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如果你真喜欢那个姑娘的话，那么你的武器不是别的，就是金钱。”

“伊迪，刚才你说白发是智慧的象征，这句话对我的启发很大，看来，还是你们年青人的思路敏捷。”

伊迪右手操纵着方向盘，左手打开车里的一个小药箱，从常备的降压药中取出两片，递给莫伊利，随后又从盛水的瓶子里给他倒了一杯水。莫伊利喝口水，艰难地吞下了药，他靠在座位上长长地舒了口气，并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伊迪一眼。

“奔驰”车以中速行驶在著名的塔富泰尼森林中，墨绿色的参天大树矗立在道路的两旁，小车在曲折的道路上拐来拐去，就象峡谷里流淌的河水一样。这里环境幽静，连风都好像静止了。路边燃烧着的枯叶，余烟袅袅，在道路的上空飘浮着，把明媚的天空搞得乌烟瘴气。烟云缠绕着车子，慢慢地向四周散去，空气中充满了枯叶的焦味。

莫伊利不时地从车里探出头去，用贪婪的目光，注视着路旁那些头顶木柴，行走姿态优美的姑娘们。

伊迪机械地开着车。表面上虽然他与主人高兴得说有笑，实际上却心事重重，另有想法。他把油门踩到底，以便能早些到达乌凯莱尽情地玩乐，并在太阳落山以前尽量赶回城里。

“奔驰”车在沥青路上疾驶，速度快得就象蚂蚱吞食大片的草叶一样。不一会儿，他们把塔富泰尼森林远远地抛在后面，进入一片灌木丛，尔后又进入椰树林中。这时，微风吹来了大海的咸味，莫伊利不禁打了个喷嚏，随手关上了他那边的车窗。

乌凯莱到了。莫伊利在乌凯莱有一所别墅，在他年轻时，几乎每天都到这儿来消遣。他非常喜欢大海，酷爱海水浴和沙浴，只是现在年龄大了，生命的活力也随着美好的青春一起消失，而海水又经常使他感冒发烧，他才渐渐地来得少了。但是，直到今天，他还是那样地喜欢大海，他和伊迪脱去衣服，兴致勃勃地投入到大海的温柔怀抱中，象孩子般地游泳嬉戏起来。

游了一会儿，伊迪借口说要去厕所，从水中走出来，来到莫伊利的别墅里。他拿出早已藏好的酒，连连灌了几大口，然后心满意足地用手抹了一下嘴。因为莫伊利不喜欢闻辛辣的酒味，所以他把一把丁香丢进嘴里，不停地嚼着，以改变嘴中的酒味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大海里。

天不早了，落日的余晖把天空、大海及周围的一切景

物都染成了桔黄色，甚至连伊迪和莫伊利也失去了他们本来黝黑的肤色，同大自然的景色融为一体。

他们没有久留，从海水里出来后，迅速地换好衣服，驱车回城了。

伊迪把莫伊利送到家中。莫伊利的佣人姆阿杰玛连忙迎了出来，她接过主人的手杖，帮他脱去了外衣。伊迪看到莫伊利的贴身佣人服侍得如此尽心尽力，便告辞了。

※

※

※

接连几天，莫伊利每天都要到乌凯莱去散心。伊迪并不喜欢这样的散心，但是为了讨好主人，达到他那无人知晓的目的，也只得硬着头皮陪着主人去。其实，他早已得到了主人的宠爱，特别是在莫伊利认识了芭哈蒂以后，他得到的宠爱加倍了，他的工资可以根据需要领取，他需要多少，莫伊利就给他多少。就是这样，伊迪那欲壑难填的心也从未感到满足过。

一天，伊迪满心喜悦地走进莫伊利豪华的客厅。今天，他为主人带来了一件令人高兴的礼物。

姆阿杰玛正在打扫屋子，当伊迪问她主人在不在家时，

她恭敬地答道：“请等一会儿，他马上就来。”

伊迪点点头，他一边来回地踱着，一边细细地打量起这间客厅来。

这确实是一间豪华的客厅，墙上挂满了珍贵的装饰品，不仅衬托出它的富丽、雅致，而且增添了一种艺术的色彩。在客厅东面的墙上，挂着一对很大的象牙，象牙旁边，钉着一张虎皮和一个虎头。南面的墙上，挂着两枝原始的猎枪，枪杆是乌木的，枪上的瞄准器却是用金子做成，这两枝枪交叉地悬挂着，在墙上形成一个“X”形。枪的旁边，挂着两把柄上镀金的刀，同样以“X”形交叉着。西面的墙上，挂着弓和顶端用黄铜铸成的箭，摆成了一副引弦欲射的架势。

北面的墙上，有两幅巨大的油画。一幅，是一位美貌的、婀娜多姿的裸体少女，坐在河边的小石头上，微笑着用手梳理她那光滑的头发。另一幅，是莫伊利三十岁左右时的肖像，他身穿时髦的民族服装，头上戴着漂亮的羽毛帽子，一副神气十足、不可一世的样子。

莫伊利走进房间时，伊迪全然不晓，他正全神贯注地欣赏那个裸体少女轻盈的体态、丰满的乳房、白嫩的大腿
.....

“欢迎你，伊迪先生。这幅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我在巴黎时，一位法国朋友送给我的。”莫伊利一边得意地介绍说，一边热情地和伊迪握了握手。

莫伊利穿着一件丝绸的短袖衬衣和一块质地很好的修

卡^①，肚子鼓鼓地挺了出来。他又矮又胖，身体圆得象个球，两条腿却瘦得可怜，形成一个两头尖、中间圆的怪形模样。他的头已经秃了，只有耳朵上方和后脑勺上还有一点稀疏的头发，秃顶使得他肥胖的圆脸显得更短了，鼻子更塌了。他的脸色非常不好，健康情况很糟。不仅如此，他的表情也很古怪，不是喜形于色，就是愁云密布。自从认识芭哈蒂以后，他的脸上还从未有过欢乐的表情。

莫伊利和伊迪面对面地在沙发上坐了下来。

“你去了吗？”刚坐稳，莫伊利就迫不及待地问。

“去了！”伊迪笑嘻嘻地说，“她还让我给你带来了一件礼物。”

“礼物？”莫伊利欣喜万分地站了起来。

伊迪把手伸进上衣的口袋，莫伊利焦急地等待着：什么时候从口袋里出来啊！啊！终于出来了。伊迪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芭哈蒂的照片，莫伊利看到后，一把夺了过去。天啊！是她！照片上的芭哈蒂正用妩媚微笑的目光注视着他，啊！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照片更珍贵的了。

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莫伊利才似乎想到伊迪的存在，他把目光恋恋不舍地从芭哈蒂的照片上移开，看看伊迪。他张口想说些什么，但什么也没说出来，就又低下头去，贪婪地看起芭哈蒂的照片来。

“是她让我送给你的。”伊迪一字一顿地说。

“送给我？”莫伊利仿佛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

① 修卡——坦桑尼亚民族服装，用一块布缠在腰部，围住整个下半身。

——译者注。

“是的，莫伊利先生，现在你总该相信我经常给你说的那些话了吧。”伊迪说着便站起身来，在房间里踱起步来，他想让莫伊利被芭哈蒂的照片多陶醉一会儿，陶醉得越深，爱得就越深，而爱得越深，他就能从中渔利。

“莫伊利先生，”踱了许久的伊迪边说边坐了下来。

“你曾经跟我说过，要送她些礼物，现在可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。”

“是的，是的，伊迪。”莫伊利仍在目不转睛地看着照片，心不在焉地答道，“我送她什么礼物呢？”

“你应该送她最需要的东西。”

“她最需要什么呢？”

“我看，最需要的是房子，因为她住得很破。”

“好！好！那就这样吧！你去找一所最好的房子，然后把价钱告诉我。”

伊迪踌躇满志地走了，莫伊利还捧着芭哈蒂的照片痴情地看着。

※

※

※

就在莫伊利得到芭哈蒂照片的第二天下午，伊迪和芭

哈蒂坐着黑色的“奔驰”车离开了这个城市，向郊外驶去。

芭哈蒂阴沉着脸、抱着双臂、默默不语地坐在那儿。伊迪偷偷地扫了她一眼，知道他今天陪着的是一个固执的、不好对付的人，心中不由得暗暗盘算起来。

“奔驰”车拐了个弯，离开了柏油马路，驶上了一条土道。这是一条人工开挖的土道，土道两旁，种着高大的芒果树，树叶在微风的吹拂下飘飘扬扬、飒飒作响。雨季虽然过去了，大地还残留着它的痕迹，路面很滑，特别是那些有车印、脚印的地段，泥土还没干透，汽车行驶起来非常困难，车轮过后，不时地掀起一阵阵泥浪。

“奔驰”车在道路的尽头停了下来。

前面是一片坡地，坡地上长着许多散乱的，一直延伸到沙滩上的椰子树。从树缝中望去，碧波粼粼的大海在炎热的太阳下闪着光亮，海风不时地送来大海特有的咸味。在他们旁边，是一片长满青苔的古老房子的废墟，废墟旁三三两两地种着一些芒果树，大概是那些原来住在古老房子里的人种的吧，他们这样猜想。这儿大自然的景色是寂静优美、怡然自得的。

这两个年轻人一时沉醉在大自然的美景中，竟忘了他们到这儿来的目的。

伊迪深深地吸了一口带芒果味的空气，又象饱尝了其中甘味似的把它呼了出来，他的一只手离开方向盘，垂到芭哈蒂旁边的座位上。他含情地看了看芭哈蒂，芭哈蒂象尊石膏像似地坐在那儿，不知是在想心事，还是真的陶醉了。